

官场生死搏斗记

〔日〕城山三郎著 卢合之 李敏娜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官场生死搏斗记

〔日〕城山三郎 著

卢合之 李敏娜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官僚達の夏

根据日本新潮社1980年第十八次重印本译出

官场生死搏斗记

〔日〕城山三郎著

卢含之 李敏娜译

责任编辑：王纪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58000 印数：1—17400

ISBN7-217-00383-0

I·160 定价：2.10元

湘人：88—3

目 次

- 第一章 人事卡片(1)
- 第二章 大臣秘书官(33)
- 第三章 对立(65)
- 第四章 上下班灯(96)
- 第五章 权限之争(134)
- 第六章 春而后秋(188)
- 第七章 冬复一冬(229)

第一章 人事卡片

风越信吾悠然自得地从大臣室走出来。

与往常一样，他耸起肩膀，甩开双臂，迈着八字方步，俨然是堂堂的大臣室主人。其实风越既不是大臣，也不是次官，甚至连局长都不是。他只不过是通产省官房秘书课长。虽说秘书课长排在通产省课长级首位，但毕竟只是课长而已。

他没有系领带，两袖高卷着，衬衣领扣也敞开了，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这所砖瓦结构的古老建筑通风条件很差。若在炎热的盛夏，这种装束还是情有可原的；目前却是初夏时节，这样不修边幅，恐怕在通产省只能找出风越这么一个人来。

方才他就是这副模样去晋见大臣的。

大臣室也没有空调设备，通产相竹桥却系着领带，穿戴得整整齐齐。风越的装束无异是对大臣的一种轻视。在回答大臣关于人事问题的质询时，风越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回答”范围。

竹桥大臣曾是一位有名望的自由主义经济论政客，现在却因年事已高，又想更好地驾驭通产省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便装出专心听取意见的样子。他那狭小的瘦脸象泥雕木塑的一样，毫无表情。

风越的话告一段落时，大臣若有所思地问道：

“那么，你对自己的事怎么考虑呢？”

大臣的话音刚落，风越马上大声回答：

“让我再干一届吧。”

“好哇！看来你很注重人事工作。一般人只搞一届，就象得了神经衰弱症一样呢！”

“不，我正好相反，我对‘人’最感兴趣，很想干人事工作。我就是想彻底改变通产省内好好先生似的人事工作面貌。”风越的声音越来越大，“通产省机关乱花钱、乱开支的情况到处存在，现在归省掌握的批准权限所剩无几了，仅靠行政领导拉拢产业界是行不通的。这一来，机关干部的能力和性格更是关键所在。单靠论资排辈录用干部，我们机关的工作就完了。有时我们发现和培养了很有能力的人才，把他们安排在最恰当的位置，但久而久之，优秀干部的能力就不知不觉消失了。在这里……”

“知道了。”大臣挥挥手，打断风越的雄辩，语调里稍带嘲弄的口气，“那你挺喜欢人事工作咯？”

“是的，很喜欢。”风越满不在乎地说。

“据说你在某个部门当课长助理时起，就成了省内‘人事空想家’，是吗？”

“不管怎么说，我对‘人事’很感兴趣，总想提一些我个人的人事设想。正如大家所说，我对人事设想感兴趣。可我没有想到别人会把我说成‘空想家’。”

“噢，该怎么说恰当呢？”

“按我的设想，通产省应该有那么一种理想的人事安排……恰当地说，我不是‘人事空想家’，而是‘人事理想家’。”

“照你说，现在省机关不理想的人事仍很多咯？”

“是的，我们一些负责人还不善于识别人才。”

大臣把头一扭，不再理睬他，也不再说什么了。他被风越的自信所压倒。“真是个棘手的人物。”大臣不快地想。其实竹桥根本犯不着对风越说三道四，人事决策大权终究是掌握在大臣手里，要踢开这个秘书课长还不是易如反掌？可是这位风越课长常在年轻职员中散布一些言论，诸如“我们是国家的雇员，不是他大臣的雇员”之类，想到这里，大臣总感到快快不乐。

“真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

通产省，包括外局在内，共有两百多个课长，其中最有可能通往未来次官宝座的，是官房的三位课长，即官房秘书课长、总务课长和会计课长。

这三位课长的工作与民间公司的同名职务不可同日而语。官房总务课长主要负责省辖各部门行政综合调整、计划等中枢性管理业务。会计课长担负全省预算制订等重要工作。官房秘书课长的权限更大。其主要任务有：

1. 有关机密事务；
2. 省机关职员的职务任免、惩处、服务、薪俸及其它人事方面的培训教育工作。

3. 保管大臣和事务次官官印及通产省省印；

4. 嘉奖、表彰以及各种仪典。

这些工作超出了秘书业务，其中心是人事工作，而风越的生活乐趣正在于此。

风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卡片放在桌上，用手摆弄着。这些只有半张名片大小的卡片，每张都写

了一个省机关重要官员的名字，风越每看一张卡片，头脑里总会立即浮现出卡片上所记载的这个人的性格、特长和模样。他在桌上画着组织序列图，试将这些卡片摆到最适当的位置上去。

风越信吾仿佛听到一些卡片在叫喊：

“我这里工作量不足！”

又仿佛听到另一些卡片的哭泣声：

“我的负担太重！”

他还得重新配置卡片。

别人见他不停地将卡片移过来、放过去，会以为他独自在用扑克算卦呢。

几年来，风越一直这样摆弄着卡片，写着局级以上人名的卡片被他的手摸得发黑了。过去摆弄卡片，正如大臣所说，纯粹是一种“人事空想”。自从担任掌握人事大权的秘书课长以后，特别是即将连任此职之际，风越对卡片的摆弄更添了一份热心。每动一张卡片，现实中就有一个人被调动。有些人飞黄腾达了，另一些人则渐渐被生活埋葬。

每当风越开始摆弄卡片，仿佛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使秘书课顿时鸦雀无声。

初夏，是人事变动的季节。课员们特别注意风越的“卡片占卦”。大家屏声息气，房里的空气似乎也凝固了。

静，极静，隔墙都能清楚听到邻室的争论声。那边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法令审查委员会，讨论政策问题。

会议室激烈的争论声不时钻进风越耳中。

“争吧！争吧！哪个家伙叫得最凶？”

风越放下卡片，身上有些发热。他又解开一颗衬衣钮

扣，让更多的风吹进衣内。

“热”是通产省夏季的一大特色。没完没了的会议，从初夏一直开到盛夏，激烈的争论声掩盖了聒耳的蝉声，大概算得上通产省夏季的又一大特色。机关从国会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了，而制定新政策的秋季又已临近，难怪官员们特别活跃。仿佛要跟窗外茂密的悬铃木嫩叶比美似的，省机关青年官僚们迎着这股热风拼命舒展放纵。年轻人显得有些稚气的议论充溢了整个古老的建筑物，给这个季节注满了生气。省机关形成一股热流的旋涡，而旋涡中心就是法令审查委员会。

政策修改通常先由各课的青年官员把自己推敲好的提案分别在本局会议上提出。在这种会议上，大家千方百计使自己的提案得到通过。激烈的争论反复进行，成为一场鉴别提案者能力的考核。只有在各方面无懈可击的提案方可幸存，然后作为局的提案提交省法令审查委员会审定。法令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是从优秀的青年官僚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他们通常是各局总务课的首席课员，又分别是各局的全权代表。为了通过本局的提案，会上他们都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本来这纯粹是讨论国家大事，但争论中谁胜谁负将决定年轻提案者将来的命运。提案一旦通过筛选保留下来，提案者就成了苛刻质询的目标……

风越面带深奥莫测的微笑盯着陈旧的墙壁，似乎透过它看到了委员会里争论的情景。

带头议论的是个稍微嘶哑的嗓音，那就是庭野。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中，他的声音总象从地下涌出的甘泉一样，源源不断。庭野的嗓门并不比别人高，声调也很平稳，但听

045377

起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态度强硬的声音。

渐渐地，其它说话声听不见了，唯有这嘶哑的声音仍然说个不停，一直不曾间断。这是一种逐渐占了上风的征兆。

风越虽不清楚那边争论的内容，却禁不住连连点头。“讲得好呀！果然不出我所料。”

庭野是风越早就看中的人才，这不仅因为他们同是二高毕业的，而且因为庭野是个颇有作为的人。庭野还是石油课的课员时，曾就油罐车的所属问题与运输省办过交涉。当时，运输省认为油罐车完全属于运输业务，当然应归运输省管，根本不理睬通产省提出的要求，通产省却认为石油的生产流通与运输关系密切，油罐车自然应属通产省管辖。这表面上是一种名分之争，实质上是一场确定势力范围的斗争，是一场典型的权力之争。

在这段时期内，每天一早，庭野就象准时上班一样来到运输省。一屁股粘在课长席前面的椅子上，天天如此。无怪乎运输省的工作人员送了他一个绰号：“通产省准时针”。

庭野有耐性，也有办法，为照顾对方的面子，他提出一个所谓“油罐车并非用于运输石油，而是转移石油”的定义。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油罐车的管辖权终于移交到了通产省。

俗话说：“一通百通。”从这件事，风越看出庭野是个既有奋斗目标又有力量男子汉，是个有希望朝次官方向发展的人才。风越自己也敢作敢为，但他自知缺乏耐性。正因为这个原因，风越特别器重庭野，他还是庭野结婚时的证婚人！

嘶哑的声音穿过墙壁，继续飘进房来。

“庭野这家伙……”

风越用一种爱怜的语气嘟哝着，课员们都听到了他的自言自语。

他不喜欢把事情藏在心里，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对常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的人事工作亦是如此。有些事情还在酝酿之中，他就披露出来了。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主动等待反应和意见的工作方法，由此能够得到新的评价和情报。这将有利于更合理地安排人事，而且也增加了“人事通”风越的情报积累量。

邻室传来反驳庭野的声音，似乎抓住了什么把柄。争论进入一个新高潮。这种争论使风越联想到巨大的列车飞驰而过时强烈震撼地面的隆隆声。这列组成“日本经济”的庞大列车发出的声音既威严，又尖锐，其中就夹杂着庭野嘶哑的嗓音。

风越想起一个季度前曾在法令审查委员会主讲的牧顺三。这人出生于土佐，从一高升入东京大学，在高等文官考核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理论家，辩论时从不示弱。他以略带女性气质的尖嗓音接连不断发起攻击，根本不让别人有喘息的机会。与庭野不同，他属于先发制人的类型。那些不善言词的人根本不能做他的对手。

牧顺三曾任通产省官房总务课首席课员，无限美好的仕途前景展示在他的眼前。不幸的是，他患了肺病，本人要求出任外局专利厅商标课长这样一个闲职。商标课以审定商标的技术人员为核心，并非想在官场上干一番事业的政府官员们能够取得成功的地方。牧顺三提出这种任职要求是走错了一步棋。官场上一步走错，就有立刻从仕途销声敛迹的危险！

想到这些，风越的眼睛又回到摆在桌面的卡片上。排列

在本省要职部分的卡片中没有“牧顺三”这个名字。他又在剩下的卡片内反复寻找，终于在最下面找到了写有“牧顺三”名字的卡片，把它抽了出来。

“专利厅的牧顺三近来怎么样？”风越大声发问。课长旁边一位较老的课员回答说：

“哦，听他们总务部长说，他好象希望出国做大使馆随员，如在日本海外贸易振兴会工作，据说他想去巴黎。”

“他不是还在治病吗？”

“是的，病还没有全好吧。”

“哦？那不是去送死吗？他不是外务省官员，到国外去工作，会永远被遗忘的！”

如此优秀的人才采取这种行动，岂非一举断送自己的一生吗？也许他神经不正常吧！

“糊涂！真糊涂！一个双料蠢货！”

“想想隔壁的议论吧！”风越想对牧顺三说些什么，手里紧捏着“牧顺三”的卡片，好象要把它捏碎似的。

“把牧顺三叫来！”话刚出口，他又改口道：“不，还是我去找他。我倒要问个明白，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风越“呼啦”一声从座位上起身走了。桌上仍然摊着一大堆卡片。

风越信吾心性傲慢，提起一个职工，他总是恨不得立即把对方召到身边来问个明白。这次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亲自出马呢？因为他想实地去看看牧顺三这个人，也因为专利厅距省本部大楼仅隔百米之遥。

1955年，通产省租下会计检查院一栋旧房子用作办公大楼，这栋房子式样古老，房间低矮，通风条件差。出大门是

一条“之”字形的坡道，路旁稀疏种着两排喜马拉雅松，坡道缓缓向下延伸，专利厅就在坡道尽头。

风越信吾挺着胸脯，甩开手臂，迈着八字步，大步流星地走着，仿佛这条坡路是他个人的专道。他那副架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反光。“您是方脸，最好带方眼镜，这样能给人以严肃的感觉。”配眼镜时，眼镜店老板这样劝说他，“四方脸还是戴方镜好。”风越却没有理睬这一套，最后还是选中了这副黑框眼镜。

大皮鞋踏在路面上，咯噔咯噔直响。下坡时胸脯挺得更高，活象哼哈将巡街。

风越是个骨粗体壮的汉子，平日里酷爱相扑。他还是一名年轻的课员时，常与省内勤杂工一起相扑。他出身于东京大学，通过了高等文官考核，这样一个官僚阶层人士，通常只与官僚们交往，仅仅热中于仕途竞争。风越当时却成天与勤杂工们相扑，人们认为他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后来风越爱上了一位作为女子挺身队员来省工作的商家姑娘。那时刚停战，风越马上到姑娘家求婚。姑娘被他弄到了手，随他一同到了新住地大阪。这纯粹是掠夺式的婚姻。

“那时国家刚打了败仗，找不到一份象样的工作，能做的事只有‘结婚’了。”提起自己的婚事，风越常爱这么说。

到大阪后，很长时间内，他仍然耽迷于相扑，对仕途十分淡泊。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风越却在同辈中独占鳌头了。

走到“之”字坡道半腰时，遇见一个警卫。风越举手随便招呼道：

“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警卫受宠若惊，不假思索地答道：

“是！”

“儿子怎么样，工作还满意吧！”

风越曾在一家纺织公司为这警卫的儿子谋了个差事。警卫万分感激地向他鞠躬说：

“托您的福，很好。太麻烦您了。犬子永世也不会忘记风越先生的大恩大德。”

风越满不在乎地摆摆手走了。过路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瞅着风越：“好个傲慢的家伙！”

风越明白人们这种视线的含义，他并不认为傲慢是美德，也不是故意装出这副模样。但他认为这种看法符合他的性格：“我就是这么个粗人！”

当年风越成天玩相扑，跟谁都合得来，说起话来也喜欢扯大嗓门，因此人缘很好。战后通产省成立工会，他当选为第一任委员长。在工会工作时，他仍是相扑迷，但这是一种人们称之为“大众讨论”的相扑。风越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喇喇哇哇议论不休的融洽气氛。他们不仅讨论工会工作，还组织政策学习会，讨论国家大事。他这样做，是为无资历阶层将来参与政策议论打下基础。

正因为如此，风越领导的全国商业机关工会在全国公务员工会中，是一个最有战斗力的组织。二·一统一行动时，许多工会陆续退出，唯有全商工会坚持到最后而未被拖垮。

后来在政府机关实行了行政清理。

“国家是我们大家的”。从这个观点看，政府机关雇用无能而怠懒的职员，不仅浪费了国家资金，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行政清理的理由冠冕堂皇，做起来却很棘手。于是政

府假手工会，让工会出面，挑出不合格的政府雇员，迫使他们退职。为此首先应在工会选出大家公认真直无私的成员，组织淘汰委员会，明确规定不合格雇员即无能者的标准，然后进行审查，分别帮助所有不合格雇员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政府进行的行政清理固然与工会宗旨相违背，但工会仍应接受“祖国”的要求，进行实质性清理。

这是风越大出风头的时候。在这次实质性清理中，风越追究了一些未加入工会的上级官员，将他们列入不合格人员名单，迫使政府对他们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此后风越又多了一句口头禅：

“我么，很爱做人的工作。这份工作也能为我带来乐趣。”

对“人”，特别是对“人事工作”，谁都感兴趣，但谁也不会公开承认。风越却不管这一套，他受不了这种禁忌。

“我是老粗，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因此一些高级官员把风越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无奈他赢得了工会的信任，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连风越的顶头上司也不得不对他谦让三分。

最后当局只好为他新设了一个劳工课长的职务。投靠工会，还是投靠政府？风越处在十字路口。二者必居其一，真是个大难题。

风越却很沉着，甚至满不在乎。他把一切情况向工会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后说：

“喂，什么办好呢？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这并不是回避问题。这样做并非出于机灵，首先因为他怕麻烦，其次因为风越自有风越式的自戒。

“对别的人事安排我有双倍的兴趣，可是涉及我自

己，对不起，无可奉告……”

事关自己，他便开溜。这么做不是听天由命，只是想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事素材，投入人事工作的风暴，在其中经受考验。站在旁观的立场上，象观察别人一样，试看“我这个老粗”将被人事工作的风暴吹向何方？

他不谋求私利，能够平心静气构思人事安排。他离开办公室时毫无顾忌地把人事卡片摊在桌上。

风越的黑框眼镜里闪烁着一种异常恳切的目光。

想想秘书课的情景吧！无论哪位上司或新闻记者偶然闯进来，一眼就会看到桌上的人事卡片，不知他们会说些什么怪话！这些怪话几乎一句不漏传到了风越耳中。这倒使他掌握的“人事资料”更加丰富，所做的人事工作也更高明了。

在“之”形坡道的转弯处，有一个被绿叶浓荫覆盖着的网球场。风越经过这里时，听到了阵阵欢快的打球声。每逢星期六近午时分，常有一些早退或偷懒的职员在这里玩球。他们是典型无所作为的人，风越瞧不起他们。记在风越人事卡片上的人是没有“星期六”概念的，他们总是在激烈地争论，紧张地学习、工作，直到傍晚，甚至延续到深夜。

很快就到了专利厅大楼前。这是一座灰褐色的五层楼房，从每个窗口都看得见里面堆着文件。文件架装得满满的，似乎要胀破了，有的房间连窗台上都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几十年的专利申请书堆积起来，占据了整栋大楼。

风越从通道口爬上低矮的楼梯，走进昏暗的走廊。迎面扑来一股呛人的霉气，给人一种进入了大仓库的感觉。这里离省本部不过百来米，气氛却与省本部截然不同。

在走廊里，风越终于遇到了一位熟人，很快便被带到了二楼尽头牧顺三的办公室门口。

进屋后风越一时没有发现牧顺三，后者正躺在课长席后的一张长椅上，大概是身体不适吧。悬铃木的绿色从窗口反射进来，洒在牧顺三苍白的脸上，衬得他那两条又粗又浓的眉毛格外显眼。牧顺三睁着眼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发觉风越站在面前时，手忙脚乱地爬起来，以立正的姿势敬了一个45度的军人礼。

“您来了！有什么吩咐？”

风越掩盖了此行的目的。

“在法令审查委员会，庭野他们现在还辩论着呢！气氛好热烈！”

“啊？”

牧顺三脸上显出不快之色。论资历，庭野比他晚两年，竟与他同时进入竞争行列，成了他的一个对手。

“怎么样，不想回省本部吗？”

“说实话，我……”

“我知道，你大概想到巴黎去送死吧！”

“不，是去学习。”

“你这样的身体，在巴黎的恶劣气候下受得了吗？你想过这些吗？”

“我……”

“你还得考虑脱离省本部对你有什么利弊吧！”

“嗯。”

风越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通产省与外务省不同，看看前辈们的先例吧！本省历届出任次官的先生们，哪个曾到国外